

## 诗心歌语

马年  
(外一首)

王晓敢

站在春的窗口  
我看见  
你从十二年的轮回里  
又飞出那支竹笛——  
你的哒哒马蹄声

让我侧耳听见  
你带着春的步步铿锵  
融合着那曲笛子的余音  
奔突于,东方日出的喷薄  
经过辽阔的山河  
经过草莽的旷野  
与轰轰烈烈的沙场  
与高天、飞鸟、白云  
与一匹匹马簇拥翻飞  
我们内心的奔腾、澎湃  
一朵朵地,化成来年的构想和期盼  
而所有的沉重  
或一缕缕忧伤  
也化成你那秀白的鬓发  
随着春风飘向远方

## 过年

掬一朵早春,像一场婚礼  
梳妆成,初一到十五的莺声燕语  
推开除夕零点的一扇窗  
仿佛推开了  
那热闹洞房里的甜蜜芬芳  
让你回家  
点燃花烛

用一支喇叭  
去吹响  
一张张如花般的笑靥  
让所有带来的牵挂和乡愁  
啃进最旺的灶火,让烧灼  
烧成最美的丰盛年味  
烧成最温馨的团团圆圆  
祝福,那缕缕陈年老酒醇香  
随着袅袅炊烟,它们  
和幸福、安康、期盼一同生长

新年新春  
像一群鸽子在春天里  
翱翔得那么灿烂

## 红灯笼

左新国

腊月,日益渐浓的喜气  
被一团团炽热的火点燃  
寒冬清冷夜色  
仿佛,被红灯笼浸染

这大大小小的红  
一串串,成群结队  
弥漫城市乡村  
点缀庭院、楼舍、甬道  
如红彤彤果子  
结满冬的枝头  
绽放于暮归人心中

顷刻间,远方游子  
正被一声声密集鼓点  
催促,回家

## 凡人世界

## 红纸黑墨间

陈佳

吃罢小年饭,父亲取出砚台笔墨,我知道他是要写春联了。我照例是打下手,打来清水开始研墨,洗笔铺纸,父亲是不假手于我的,恐我粗手笨脚损了纸笔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但这不影响他爱好诗词,且写得一笔好字。父亲喜欢写春联,这一习惯已延续了几十年,即便在买零食就能送副春联的今天也未能改变。他常说,春联本是神圣的东西,寄托了书写者当时的心境,不是印刷机所能替代的。对于联语,父亲也很慎重,尽管手头有本发黄的《农村实用联语大全》,却从不照抄。

父亲身居草庐却心怀天下。神舟飞天那年,他写了“盛世揽星汉,九域沐春晖”。乡村振兴如火如荼,他又挥毫而就“阡陌织锦绣,诗画入乡愁”,颇为自得。这样的春联多了,我便说你一个农民,祈祷个风调雨顺、门第平安不

就行了。父亲不高兴了,“枉你还是吃公家饭的,有国才有家道理不懂吗?”

尽管与父亲见解有别,可我还是喜欢看他写春联,乐于打下手。父亲写春联时喜欢倒上杯酒,每写一字啜上一口,一联写完,杯子也见了底,而那字似乎因浸润了酒气的缘故也显得更苍劲有力。父亲的字体多变,或行或楷或隶,甚至还用过小篆。柳体是父亲的偏爱,他说草书太随意,做人哪有这么多洒脱自在的时候,远不如柳体那样笔力遒劲有风骨,做人也当如是。

“该续墨了!”父亲的轻唤将我回忆里拉了出来。这时,小儿抱着手机跑到堂屋,嘴里跟着旋律哼唱着:“爱你孤身走暗巷……”父亲握笔的手顿了顿,又低下头去。我忽然觉得这歌词有些应景,眼前这个在红纸上固执书写的老人,何尝不是在走一条自

己的“暗巷”?

父亲喜欢赏联,全村的春联是必看的,就连进城拜年时也不忘四处品评。如今的春联越发花哨,烫金的、撒银粉的、印着卡通生肖的,甚至用PVC软磁片替代了红纸,父亲总说少了墨香。

父亲这辈子注定没有“指点江山”的机会,至多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在会上说些“老祠堂改造要留住文脉,这和网红经济不冲突”之类的话。父亲说,他会一直写春联,直到写不动了为止。我知道,那红纸黑墨间,有他的山河入梦,有他的古韵新声。在这个连祝福都可以批量生产的时代,父亲像个孤独的守门人,用最慢的方式,守护着最快的年。

“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……”小儿旁若无人地唱着。父亲擦了擦手上的墨迹,轻声说:“这歌,有点意思。”



归去来 孔祥秋 摄

## 万物有灵

## 妞妮

余宗良

自从妞妮进了我们家,母亲便更忙碌了。夏天怕热着它,母亲想尽法子防暑降温,做好通风换气;冬天又担心冻着它,每天会去检查防寒保暖是否做到位,生怕小细节上出现疏漏。除了母亲,妞妮和谁都不亲近,每天吃饱后就去睡觉,一副世事皆与我无关的样子。

“妞妮”是母亲取的,是我家那头花白猪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只属于母亲,只属于妞妮,也只属于那段岁月。那年,父亲从集市上买了一条小猪崽,重约5斤,是被人家挑剩下的。小猪崽到家后,母亲望着它,不禁叹了口气:“这么瘦小的猪崽,怎么养得大啊?”小猪崽竖起两只小耳朵,似乎在分辨着母亲的话,一双圆溜溜的眼

睛呆呆地望向母亲。

那时候的农村,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,不仅是为了过年时能吃上一口猪肉,更重要的是为了积攒猪栏粪。猪栏粪对庄稼来说,可是最珍贵的肥料。地里施没施猪栏粪,从庄稼的长势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在母亲悉心照料下,小猪崽一天天长大。它从不挑食,母亲只是把猪草煮熟倒入猪槽,再撒上一点米糠,它便“噗嗤噗嗤”吃得津津有味。吃饱后,小家伙就钻进猪栏的稻草堆里睡大觉,若不仔细看,还真难发现它,即使外面声响再大,它都无动于衷。但只要母亲轻轻叫一声“妞妮”,它便立刻从草堆中窜出,抬着头萌萌地望着母亲,小尾巴不停地

摇动着,似乎在等待着母亲的指令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小猪崽慢慢长成了大肥猪。猪栏粪出了一栏又一栏,父亲看着田里肥嫩的庄稼,脸上总带着一丝满意的笑容。

临近春节,父母决定把猪宰了。宰猪前一晚,母亲喂食时特意多添了一勺稻糠,那是妞妮最爱吃的。第二天,天还没亮,屠夫便带着工具上门。猪被赶出猪栏,屠夫利索地用铁钩勾住它的脖颈,连拖带拉地将它按在案板上。妞妮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,一声比一声凄凉,一声比一声绝望。母亲始终没有走出厨房,只是站在灶头边,嘴里一遍遍地唤着:“妞妮……妞妮……”